

CRITICS



灵魂的相遇

吴言 著



吴言 著

!

新锐批评家丛书

灵魂的相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的相遇 / 吴言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378-5004-9

I. ①灵…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4984 号

书 名: 灵魂的相遇

著 者: 吴 言

责任编辑: 李建华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2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63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004-9

定 价: 49.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杜学文

近年来，山西更年轻的一批评论家成长起来，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总体上看，这批评论家的分布比较合理。除了在省城工作的人外，还有一些人工作在市县各地；从数量上来说，高校的同志比较多，但仍然有很多人工作在其他部门，如媒体、刊物及一些并非文化机构的单位。从他们接受的教育情况来看，一些人的学习经历比较丰富，其中有博士、博士后，教授、副教授，也有本来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凭个人的热爱、努力走上了批评的道路。从目前的成就来看，也比较乐观。有的人成为国家性评奖活动的评委，有的作品被权威性刊物选载，有的已经出版了几部著作。虽然人数还不够多，但基本呈现出代际承接的局面，为山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条件。为使更多的批评人才涌现出来，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决定编辑出版“新锐批评家丛书”。此次通过一系列申报、评审等程序，先行资助十位评论家，帮助他们出版自己的著作。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涌现出来，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更加生龙活虎、有声有色。

山西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这已是有目共睹。实际上，山西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择其要者言，如战国时期的荀子就著有《乐论》，强调音乐在教化中的巨大作用，是比较早地对艺术进行理论总结的经典著作。在绘画理论方面，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对中国绘画理论与发展史的一次系统总结，被誉为“画史之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宋代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丰富了美术史论结合的研究领域，影响广泛。在书法理论与批评方面，传为卫铄所著之《笔阵图》、张彦远编著的《法书要录》等在中国书法理论的构建方面贡献

至大。在文学理论的创建上，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在强调诗文之社会功能的同时，强调诗的情感、语言、形神等问题。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倡导自然，主张性情之真，推崇雄劲豪放之风，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诗论。特别是晚唐时期司空图所著《二十四诗品》，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成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山西地区的文艺理论建设也随时代之变而变。高长虹身体力行倡导“狂飙运动”，有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表述。特别是李健吾，是当时极为活跃的批评家。后来的常风也著有多部批评著作。与此相应的是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山西得天独厚。这里不仅聚集了大量的文艺人才，创作了大量的新文艺作品，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见解。尤其要提到的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根据地作家，不仅是最早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创作群体，在文艺理论的建设上亦多有成就。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山西的文学创作，也对新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此谈论这些，主要是说，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山西一直以来是一个创作与理论评论齐头并进的地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对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变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进入当代，山西的文学理论与评论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态势。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可谓阵容强大。仅山西省作家协会机关就有老中青三代十余名评论家。此外，在高校也有许多人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除了这两部分人之外，还有在媒体报刊及社会各类机构工作的人也同样活跃。有人认为这三批人成作协派、学院派、报刊派三分天下之势。除了在太原工作者外，亦有吕梁师专群体、晋东南师专群体等。他们在文学流派研究、鲁迅研究、文艺生产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根据地文学研究，以及追踪创作等方面在全国均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人或调离，或退休，或转行，或去世，业者星散，群体不再，山西文学理论与评论队伍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是理论评论阵地的萎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评论刊物《批评家》等或停刊，或改变编辑方向。新人的成长、氛围的营造、作品的刊发、活动的开展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所幸的是，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山西省作家协会一直坚持发现新人，扶持新人，新一批评论家又涌现出来。他们年龄较小，思维活跃，知识结构新颖，对新现象、新趋势比较敏感，个性色彩极强，表现出活色生香的发展态势。这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改

善了山西文学批评弱化的倾向，对山西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一项艰难而清苦的事业，但同时又是一项崇高而不可或缺的事业。没有理论的行动是盲目的，没有批评的创作是孤寂的。我们的创作亟需强有力的理论与批评的支撑。这就对批评工作者提出了非常急迫的要求。我以为更加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要在了解掌握现代文艺理论的同时，很好地了解掌握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华，并在实践中将这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现在，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是外来的文艺理论，似乎不谈这些就有落伍、老土之嫌。但是，对本民族的文艺理论却表现出疏离、隔膜的状态。这是有问题的。文化的进步肯定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交流形成的。只拘泥于传统而不求新变是不行的。但是只知道别人而不清楚自己则更危险。正确的方法是在掌握传统的同时积极借鉴吸收别人的与我有的元素，才能形成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以中国传统绘画言，在隋唐时期，由于输入了西域的晕染法及其他外来技法，使中国绘画发生了新变，形成了新的风格。如果没有之前的中国传统绘画，就不可能使外来技法有生长的根基土壤。但是，如果不吸纳西域的画法，中国传统绘画就不可能在隋唐时期发生改变，就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变得僵化，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反过来看，因为吸收了中国文学的元素，也使国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新的生机。如美国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批评家艾兹拉·庞德，他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中受到极大启发，形成了“意象理论”，并据此倡导意象派诗歌运动，开英美现代诗歌之先河，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但是，著名的艾兹拉·庞德并不是在写中国的古典诗词，而仅仅是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成分。这就是说，任何新变都是对外来有益因素的接受与改造，而不是照搬。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经过十五年的研究后，发现找不到能够有力地支持自己结论的人类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荣格遇到了德国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卫礼贤把自己翻译介绍的中国道教经典《太乙金华宗旨》给了荣格，使荣格摆脱了研究的困境。用荣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部著作帮助他“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言，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使荣格从迷茫中出走，并成就了荣格。但是，荣格并不是一个文化偏至主义者，仍然保持了对文化融合的清醒认识。他指出，“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偷窃来获得。要想拥有，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东方所能给予我们的仅仅

是一种帮助，具体工作还必须我们来做。如果我们把自己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加以舍弃，把我们看成无家可归的海盗偷偷摸摸地栖身于陌生的海岸上，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瑜伽的洞见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带着习惯性的偏见过着人为安排的生活……那么东方的洞见尤其是《易经》的智慧将毫无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理论蜂拥而入，对既有的理论模式形成了冲击。一方面这些新传入的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展了表达的空间，丰富了文学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食而不化、机械套用、简单照搬的问题，存在着片面回避或否定传统的问题。这使我们的文学表现出疏离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将使文学面临僵化并失去根基、失去生气的挑战。借用荣格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舍弃，那么，外来的理论即使多么富有智慧，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论，并借鉴外来文论中那些能够解决创作现实问题，唤醒文学新的生命力的元素，并使之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推动文学发展进步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与方法。

二是要在进行文学本体批评的同时努力发现文学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文学批评当然是对文学的批评，首先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本体的研究上。如果脱离文本，批评也就无从下手，就将成为没有文学的所谓的“文学批评”。这当然是不行的。因此，我们首先要熟悉文本，对文本有充分的了解把握。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表现出非常鲜活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与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关系极大。这使我们能够从更为丰富的角度来观照文学，丰富文学，激发出文学自身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但是，文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存在。它不是仅仅具有自足的意义，还具有更为丰富的价值。这种价值除了文学自身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学将塑造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将通过人物的行为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它是否表现了一定时期社会的深层结构及其变化，是不是揭示出了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性等等。因此，我们看文学，要走出文学来看，要在对文本充分了解掌握的基础上，努力发现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观、情感状态以及对现实的关注。一段时间，人们不愿意讨论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也许这种思潮是对把文学政治化、工具化等非文学化的反对，是特定时期文学回归自身的一种表现。但

是，就今天来看，我们又使问题走向了另一方面，那就是漠视或者回避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进而诱导文学脱离或疏远了现实生活，使文学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文学”，或者仅仅满足于表达个人生活的文学。对现实的回避将导致文学的虚无化，导致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疏离。也就是说，文学将被人民所边缘、冷落。文学的发展进步当然包括其文体的新变、结构的创新、语言的鲜活、新类型的创造等等。没有这些就没有文学。但是，文学的价值还体现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程度、表现深度，以及能否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资源、价值标准、情感意义，对社会未来的把握等等方面。这不仅因为文学要表现人的生活、情感，也因为它的实现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这才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也正因此，要求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人要比创作者更为深刻地关注社会现实、了解社会现实。一个作家需要从细节的层面来了解社会生活。而一个批评家则更需要从规律性的层面来把握社会趋势。作家是从个人—形象，以及细节—典型的层面达到规律性的把握，而批评家则需要从规律性返回个人与细节。为此，我们的批评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了解掌握基本的文艺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知，需要更多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正如恩格斯在讨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人的出现时所言，之所以在那一时期需要并且也出现了巨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才能为人自身的最终解放找到现实的支点。

三是要在保持批评科学性的同时努力表现出批评者自身的生动性。批评就是批评，必须对作品以及创作现象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批评除了要揭示作品的长处、不足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其蕴含的价值选择是否正确。批评仅仅讨论作品的特色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如果我们在批评时对作品的艺术特色毫无认知，没有对艺术表达的敏感性，甚至企图回避对艺术特色的分析也不是文学批评，而是一种社会学批评。因此，批评首先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不为人情、功利所左右的科学精神。要直指作品文本的内里，褒贬优劣，鞭辟入里，表现出凌厉生动的品格。但是，批评也要追求批评的鲜活性、生动性，追求批评者的个性。把文章写得死板教条，一副八股相，靠掉书袋来显示学识的广博，抄名言证明自己的强大，读不懂来表现观点的深奥等等都将泯灭批评的意义。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批评，要有文学

的特质。那种鲜活的、充满个性的、富有抒情色彩的表述总是显现出批评者的才华、人性、情调，并给予读者以阅读的快感、思想的享受、审美的愉悦。在这样的批评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批评者的情感，批评者的人格，感受到批评者发自内心的真诚，进而感染读者、吸引读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是非常需要的。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生着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一切均需继承的同时重新构建。社会结构正在重组，这种重组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其在时代的长河中哗哗作响。经济模式也在新变，这种变化是如此迅猛快捷，以至于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一个事物存在的基本状况就被新出现的更新的事物所取代。而我们的文化——文学，也正在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将是与时代同步的，是时代的新生儿，十分需要理论的支撑、批评的引导。谁让我们正身处于这样一个变动不止、日新月异的时代呢？这是我们的幸运，是我们的机遇，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能辜负这样的时代，不能在时代的召唤中背过脸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时代的潮流中奋勇搏击，大显身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文学的进步贡献力量。

2016年9月15日

序

段崇轩

记得2014年秋天，我们山西作协评论委员会拟编辑一本书：《穿越：乡村与城市——“晋军”小说新方阵扫描》，挑选15位实力派评论家为15位势头正健的青年小说家撰写评论，在为刘慈欣选择评论者的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踌躇。当时刘在全国科幻文学界已是名声赫赫，但在山西文学圈却有点冷清，而写过他的评论家更是少而又少。怎么办？我曾想如果实在没有合适人选，就“滥竽充数”，由我亲自“操刀”吧。虽然不能保证写好，但下点辛苦勉力完成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想到吴言，她是理科出身，听她说过对科幻文学还有点兴趣，于是在一次开会期间，我郑重地向她提出为刘慈欣撰写评论的事情。想不到她略加思索慨然允诺，说先读几本书看看感觉如何，应该没有问题。几个月后，吴言发来了她的稿子，题目是《同宇宙重新建立连接——刘慈欣综论》，一万余字。文章较全面地论述了作家的科幻文学创作，探讨了其创作历程、基本特征、人物塑造，着重解读了《三体》三部曲，评价了刘慈欣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和意义。我虽对科幻文学是外行，但读后深感她的理性把握是到位的，艺术判断是出色的。这是山西评论家第一次全面阐释刘慈欣，征得作者同意，我把稿子推荐给全国重点评论刊物《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很快回复：稿子甚好，近期刊出，发表在该刊2015年第6期。紧接着，吴言又写了《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从太行到世界——刘慈欣印象》，分别发表在《名作欣赏》《山西日报》上，这对吴言是一个不小的鼓舞，也使她成为刘慈欣研究的重点评论家。

知晓并结识吴言是在2012年，那年她在《黄河》第4期发表了长篇评论《向五十年代致敬》，傅书华兄给我打电话，让我关注一下这位作者。文章读过，令我吃了一惊，想不到山西出了这样一位评论新秀，想不到文学评论可

以写成这个样子。她是从野路子上闯进文坛的，自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和问题，但却充满了生气、异质和创新，是我们这些专业的文学评论者所不能为、不会为的。她的文章无疑对我们是一个启迪、一种挑战！她在解读了张炜、王安忆的创作，并联系到贾平凹、莫言、史铁生、铁凝、方方的创作后，真诚地说：“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人都是五十年代生人，他们身上有着其他年代人身上没有的特质。在文坛他们显然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代人。作为一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引领。‘向五十年代致敬’，这个声音从我心底开始流涌。”吴言在文学中发现了五十年代人，这一代人命运独特，亲历了中国的历史大变局，在中国文学和历史中的作用独一无二。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可惜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张炜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能看到的最好的评论文字，是真正的评论。它真诚，朴素，有人性的温度，有真见地，并且没有时髦的学术套话。”

我和吴言慢慢熟悉起来。虽然隔着一代，但感觉心灵是相通的。吴言是笔名，本名李毓玲，出生于1969年，祖籍山西原平，毕业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后一直在银行从业，为计算机工程师。我们知道，金融行业的工作是紧张、严密、有序的，但吴言却一直爱着文学，阅读是她生活方式的一种，不惑之年才执笔写作。她本来属意小说，却因写了几篇散文化评论而受到关注。五年來她写了十七八篇评论文字，有长有短，总字数有二十多万，长的达二三万字，绝大部分发表在山西的报刊上，如《名作欣赏》《黄河》《山西日报》等。她的写作是一种纯粹的自发式写作，喜欢的作家才会阅读、评论，不喜欢的则“漠然视之”。她钟情的作家，大抵是那些具有思想穿透力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家，譬如张洁、史铁生、王安忆、张炜、范小青、徐小斌等，山西作家则有刘慈欣、蒋韵、葛水平等。她的批评标准并不复杂，同样是自我的、独立的，如她所说：“我既不是小说家，也不是评论家，只是一位普通的读者。我评论小说的好坏标准很简单，它是不是直指人心，道出这世相中的一部分，它是不是令人感动。”这样的批评标准，保证了她评论的直观、深切和个人化。她的批评方法看似朴素，其实内涵复杂，是一种努力把作品文本、作家人生、评论者体验高度融合的方式。这样的写作缓慢、费力，产量绝不会高。她的批评文体是独创性的，散文化的结构、情调、语言，可以当作散文随笔去读，但在本质上是属于评论的。她在评论写作中，充分发挥了她的感性体验和理性直觉，形成了一种独辟蹊径的评论路子。当然，创新也

意味着一种冒险。吴言在文学评论写作上的思想、学术准备还很不充分，因此她的文章常常显得随意、粗放了一点，难以被正规的学术刊物所认可。同时，这条路子确实狭窄、艰难，吴言能否一直写下去、能走多远，也是一个问题。

文学评论的特性具有二重性，它既有艺术性，又有科学性。在评论写作中，评论家的感觉、感情以及审美等全部感性体验，不仅贯穿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同时还要体现在最终的评论文本中。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敏锐的诗意感觉，对美文学的强大感受力——这才应该是从事批评的首要条件。”但当下的文学评论，感性体验的丧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的评论家感觉钝化，又不愿细读作品；浮光掠影式地阅读、评论作品，根本把握不住作品的妙处和内涵；有的评论家则总是用固有的思想和艺术观念去衡量作品，主观武断、理念先行，所得结论与作家作品“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文学评论，空洞、浮浅、晦涩，不要说普通读者不会读，就是文学评论家也不屑看。

吴言评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觉和感情，从作家作品中发现美和真，又用自己饱含感情的笔触去表现美和真，让人读起来如沐春风，情动于衷。譬如在评论对象的选择上，她总是选择自己真心喜欢的、甚至动了感情的优秀作家，并在文本中毫不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感觉不好、不对的地方也会坦率指出。如张洁作品对女性世界的深刻描述与揭示，叙事风格的犀利、决绝，就深深吸引着吴言。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介绍张洁和她的长篇小说《无字》，张洁说：“写完这本书，就是现在倒地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吴言看了深受震动，说：“像她如此说话的人，在我印象中真是少见。此前我从未见过张洁，读她的作品也很少，但仅那一次，就对她过目不忘。”正是这种心灵的震颤和探究的愿望，使吴言后来写出了两万字的评论《一蓑烟雨任平生》，全面而深入地解读了张洁的精神演变以及她的绝大部分作品，同时对张洁作品的局限也作了理智的批评，如《沉重的翅膀》“业已过时”，《森林里来的孩子》“带有时代的印记”。对王安忆，吴言喜爱有加，阅读了其大部分作品，在文章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当我读完王安忆的《乌托邦诗篇》，我很想套用小说结尾的句式，也套用王安忆写过的一个题目‘我爱比尔’，说出这样的话：呵，我爱安忆，我很爱她。”我还没见过哪个评论家，对他的评论对象这样表达情感。在批评方法上，吴言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一种“以文证人、

以人证文”的高难度方法。这种方法很多评论家都使用过，但似乎还没有人像吴言这样用得完全彻底。如《灵魂的启示》解读的是史铁生的人生轨迹、心灵世界以及大部分作品，从作品中看人生、从人生中看作品，展示了一位杰出作家独特、复杂而超然的形象。在解读中，吴言又强烈地表现了评论家的感觉、感情和思想。在评论王安忆、张炜、徐小斌的文章中，吴言都运用了这样的方法。这是一种“心灵的相遇”，是一种“对话式批评”，充满了批评家的发现和创造。但它的局限也是明显的，有时会出现误读现象，有时容易“抓住芝麻丢了西瓜”，影响对作家作品的整体判断。

如果说感性体验是文学评论的基础的话，那么理性把握就是文学评论的主体建构。文学评论本质上是理性的、科学的，所谓评和论，就是一种理性判断。当下的文学评论普遍存在着思想匮乏的现象，批评家要么受制于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要么屈从于当下的思想潮流和市场经济文化，不要说自己去独立思考了，就是一般的思想认知也难以达到。特别是一些青年评论家的著述与文章，长篇大论、概念成堆、晦涩难懂，很难看到评论者的一点思想闪光。吴言自然不是一位思想型的评论家，她像大多数女性一样，缺乏那种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思想视野。但她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譬如对人的现实处境、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尤其是女人的精神状态、情感世界等，有自己的独到思考，甚至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考。而她的思考，又不是那种理念先行的，她在同作家作品的深入“对话”中，洞幽烛微、层层深入，最后豁然开朗，把握住了世相、人生中的某种真谛。这是一种体验式、直觉式的理性把握，因此显得精微、深入、透辟。如在《荒诞与温情——范小青访谈》中，她解读了《我的朋友胡三桥》《生于黄昏或清晨》《寻找卫华姐》，特别是《我的名字叫王村》等作品后，认为作品“写的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是现代人的身份焦虑问题”。这一主题概括是切中肯綮的。如在《同这个世界不曾和解——徐小斌访谈》里，她把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分成三种类型：理想系列、质疑系列、迷幻系列。这一分类得到了作家本人的认同。如对刘慈欣短篇小说代表作《乡村教师》的阐释：“单从现实角度写乡村教师，会是《凤凰琴》那样的版本，而从宇宙的广阔背景下俯瞰地球文明，两代生命之间传授知识的个体，是被称为太古词汇的‘教师’——会产生传统小说不能及的强烈的震撼。”可以看出，吴言在努力扩展自己的思想视野，但这方面的欠缺较多，未来的道路依然漫长。

文学评论应当怎样写？虽说文无定法，但事实是，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通过学院式的规训，文学评论越来越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写作，越来越远离了普通读者。我所以赞赏吴言的评论文字，就是因为她打破了这种固化的写作模式，探索出一条散文化的写作途径。她没有受过大学文科学科的训练，没有因袭的重负，但她有着敏锐的艺术感觉，丰富的小说、散文阅读体验，有一种理科生特有的智性思维，这样就形成了她的评论的“杂交”优势。她说：《向五十年代致敬》“写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写评论，说是读后感更确切一些”。而《字字如莲 莲开遍地——读王安忆长篇小说》《我这样过了一生》等文章，她注明的体裁是散文。《〈万松浦记〉阅读笔记》并不是一篇严格的评论，只是随笔体评论。还有同张炜、范小青、徐小斌、刘慈欣等的访谈，更是一种变异的“对话”批评。对散文、随笔手法的大胆借鉴，使吴言的评论别具风采、自成一格。她在评论的结构、语言上也充分运用了散文方法和手法。譬如把“我”作为评述人，结构和调度整个章节。“我”的阅读过程、情感体验甚至人生经历，也自由地穿插在文章中。这样，作品、作家、评论家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复杂、微妙的“对话”关系，创造了一种“众声喧哗”的文学景象。在评论语言上，吴言追求一种真诚、自由、鲜活、智性的风格，使人沉浸其间、流连忘返。当然，这种散文化的评论，也容易出现随意、芜杂、清浅的缺陷，这是需要吴言格外注意克服的。

是为序。

2016年9月30日

目 录

第一辑 生于五十年代

向五十年代致敬 / 003

灵魂的启示

——纪念史铁生 / 035

字字如莲 莲开遍地

——评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 / 046

文字的边界

——评王安忆长篇小说《匿名》 / 062

行走与驰骋

——张炜访谈 / 074

寻找心中的杰作

——张炜《万松浦记》阅读笔记（节选） / 085

倔强是一种赞美

——评张炜长篇小说《独药师》 / 102

同这个世界不曾和解

——徐小斌访谈 / 114

荒诞与温情

——范小青访谈 / 135

我们所不知道的乡愁

——范小青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赏析 / 147

第二辑 星空的召唤

同宇宙重新建立连接

——刘慈欣综论 / 155

星空的奥妙

——刘慈欣访谈 / 170

文学与科学 距离有多远 / 179

第三辑 只身前行

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读张洁 / 185

我这样过了一生 / 210

山西女人 / 217

岁月并不静好

——评边云芳《红尘里》 / 235

后 记 / 241

第一辑

生于五十年代

——被时代塑造的一代人，历史选择了他们